

民國叢書

第五編

• 80 •



民國叢書

第五編

· 80 ·

歷史・地理類

新俄國遊記

赤都心史

新俄國之研究

蘇聯見聞錄

莫斯科印象記

瞿秋白著

瞿秋白著

邵飄萍編著

茅盾著

胡愈之著

上海書店

瞿秋白著

新
俄
國
遊
記

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22年版影印

新俄國遊記

緒言

陰沉沉，黑黢黢，寒風刺骨，腥穢污溼的所在，我有生以來，沒見一點半點陽光——我直到如今還不知道陽光是什麼樣的東西——我在這樣的地方，視覺本能幾乎消失了；那裏雖有香甜的食物，輕軟的被褥，也祇值得昏昏酣睡，醒來黑地裏摸索着吃喝罷了。苦呢，說不得，樂呢，我向來不會覺得，依戀着難捨難離，固然不必，趕快的掙扎着起來，可是又往那裏去的好呢？——我不依戀，我也不決然捨離……然而心上究竟是個什麼樣的滋味呵！這纔明白了！我住在這裏我應當受，我該當。我雖然明白，我雖然知道，我「心頭的奇異古怪的滋味」我總說不出來。「他」使我醒，他是一個不可思議的謎兒，他變成了一個「陰影」朝朝暮暮的守着我。我片刻不捨他，他片刻不捨我。這個陰影呵！他總在我眼前晃着——似乎要引起我的視覺。我眼睛早已花了，暈了，我何嘗看得清楚。我知我們黑酣鄉裏的同伴，他們或者和我一樣。他們的眼前也許有這同樣的「陰影」。我

問我的同伴，我希望他們給我解釋。誰知道他們不睬我，不理我。我是可憐的人兒。他們呢——或者和我一樣，或者自以爲很有幸福呢。祇剩得和我同病相憐的人呵，苦得很哩——我怎忍拋棄他們。我眼前的「陰影」不容我留戀，我又怎得不決然捨離此地。

同伴們，我親愛的同伴們呵！請等着，不要慌。陰沉沉，黑黢黢的天地間，忽然放出一線微細的光明來了。同伴們，請等着。這就是所謂陽光——來了。我們所看見的雖祇一線，我想他必漸漸的發揚，快照遍我們的同胞，我們的兄弟。請等着罷。

唉！怎麼等了許久，還祇有這微微細細的一線光明——空教我們看着眼眩——搖蕩恍惚，晞微一縷呢？難道他不願意來，抑或是我們自己擋着他？我們久久成了半盲的人，雖有光明也領受不着？兄弟們，預備着。倘若你們不因爲久處黑暗，怕他眩眼，我去撥開重障，放他進來。兄弟們應當明白了，儘等着是不中用的，須得自己動手。怎麼樣？難道你們以爲我自己說，眼前有個「陰影」，見神見鬼似的，好像是一個瘋子——因此你們竟不信我麼？唉！那「陰影」鬼使神差的指使着我，那「陰影」在前面引着我。他引着我，他亦是爲你們呵！

燦爛莊嚴，光明鮮豔，向來沒有看見的陽光，居然露出一線，那「陰影」跟隨着他，領導着我。一線的光明！一線的光明，血也是的紅，就此一線便照遍了大千世界。遍地的紅花染着戰血，就放出晚霞朝霧似的紅光，鮮豔豔地耀着。宇宙雖大，也快要被他籠罩遍了。「紅」的色彩，好不使人煩惱！我想比黑暗的「黑」多少總含些生意。並且黑暗久了，驟然遇見光明，難免不眼花撩亂，自然祇能先看見紅色。光明的究竟，我想決不是純粹紅光。他必定會漸漸的轉過來，結果總得恢復我們視覺本能所能見的色彩。——這也許是瘋話。

世界上對待瘋子，無論怎麼樣不好，總不算得酷虐。我既掙扎着起來，跟着我的「陰影」，捨棄了黑酣鄉裏的美食甘寢，想必大家都以爲我是瘋子了。那還有什麼話可說！我知道：烏沉沉甘食美衣的所在——是黑酣鄉；紅豔豔光明鮮麗的所在——是你們罰瘋子住的地方，這就當然是冰天雪窖飢寒交迫的去處（却還不十分酷虐），我且叫他「餓鄉」。我沒有法想了。「陰影」領我去，我不得不去。你們罰我這個瘋子，我不得不受罰。我決不忘記你們，我總想爲大家開一條光明的路。我願去，我不得不去。我現在掙扎起來了，我往餓鄉去了！

無涯

蒙昧也人生！

霎時間浮光掠影。

曉涼涼露凝，

初日熹微已如病。

露消露凝，人生奇祕。

却不見溪流無盡藏意；

却不見大氣濛濛有無微。

罅隙裏，領會否，個中意味？

「我」無限。「人」無限。

笑怒哀樂未厭，

漫天痛苦誰念，

倒懸待解何年？

知否？知否？倒懸待解，

自解解人也；

澈悟，澈悟，餓鄉去也，

餓鄉將無涯。

山東濟南大明湖畔，黯黯的燈光，草棚底下，一張小圓桌旁，坐着三個人，殘肴剩酒還觀着他們，似乎可惜他們已經興致索然，不再動箸光顧光顧……其中一個老者，風塵憔悴的容貌，越顯着藹然可親，對着一位少年說道：「你這一去……隨處自去小心，現在世界交通便利，幾萬里的遠路，也不算什麼生離死別……祇要你自己不要忘記自身的職務。你仔肩很重呵……」那少年答應着站起來。其時新月初上，照着湖上水雲相映，蕭蕭的蘆柳，和着草棚邊亂籐蔓葛，都颼颼作響。三人都已走過來沿着湖邊，隨意散步，秋涼夜深時，未免有些寒意。對着這種淒涼的境界，又是遠別在即，叫人何以爲情呢？

我離中國之前，同着雲弟、堯弟住在北京，純白大哥家裏已經三個年頭；我既決定要到俄國去，大約預備了些事物，已經大概妥當之後，就到濟南拜別我父親。從我母親去世之後，一家星散，東飄西零，我兄弟三個住在北京，還有兩弟一妹住在杭州，四伯父跟前，父親一人在山東。純哥在京雖有職務，收入也很少。四伯做官幾十年，清風兩袖，現時中國官場，更於他不適宜，而在中國大

家庭制度之下，又不得不養育全家，因此生活艱難得很。我親近的支派家境既然如此。我們弟兄還不能獨立，窘急的狀況也就可想而知。所以我父親只能一人住在山東知己朋友家裏，教書糊口。在中國這樣社會之中既沒有闊親戚，又沒有鑽營的本領，況且中國畸形的社會生活使人失去一切的可能，年紀已近半百，憂煎病迫，社會還要責備他盡什麼他所能盡的責任呢？我有能力，還要求發展，四圍的環境既然如此，我再追想追想他的緣故，這問題真太複雜了。我要求改變環境，去發展個性，求一個『中國問題』的相當解決，——略盡一分引導中國社會新生路的責任。『將來』裏的生命，『生命』裏的將來，使我不得不忍耐『現在』的隱痛，含淚暫別我的舊社會。我所以決定到俄國去走一走。我因此到濟南辭別我親愛不忍捨的父親。

當那夜大明湖畔小酒館晚膳之後，我父親的朋友同着我父親和我，回到他家裏去。父親和我同榻，整整談了半夜，明天一早就別了他上火車進京。從此不知道什麼時候纔能相見呢！

濟南車站上，那天人不大多，待車室裏祇有三四個人。待車室外月臺上却有好些苦力，喘息着，推車的窮人，拖男帶女的背着大麻布包，破籠破箱裏總露着襁褓不堪的裙子衣服。我在窗子

裏看着他們吸煙談笑，聽來似乎有些是逃荒出去的——山東那年亦是災區之一——有的說，買車票錢短了兩毛，幸而一位有良心的老爺賞給我半塊錢，不然怎能到天津去找哥哥嫂嫂，難道餓死在濟南破屋子裏麼？又有一個女人嚷着，「買票的地方擠得要死，我請巡警老爺替我買了，他却要扣我四毛錢，叫我在車上拿什麼買油果子喫呢！」——「怎麼回事……」忽聽着有人說，火車快來了。我回頭看一看，安樂椅上躺着一位「小老爺」，帶着一付金絲眼鏡，上身一件半新不舊的玄色緞馬褂，腳上緞鞋頭上已經破了兩個小窟窿，正蹣着兩腿在那裏看北京順天時報上的總統命令呢。我當時推窗走出待車室，遠看着火車頭裏的煙烘烘的冒着，只見一條長龍似的穿林過樹的從南邊來了。其時是初秋的清早，北地已經天高風緊，和藹可親的朝日，雖然含笑安慰我們一班行色匆匆的旅客，我却覺得寒風颼颼有些冷意，看看他們一些難民，身上穿的比我少得多，到也不覺得怎麼樣冷。火車來了。我從月臺橋上走過，看見有一面旗幟，寫着「北京學生聯合會災區調查團」，我想他們來調查災區——也算是社會事業的開始——也許有我們「往民間去」的相識的同志在內。過去一看，祇見幾個學生，有背着照相架的，有拿着鈔本簿籍

的，却一個也沒有相熟的。火車快開，也就不及招呼，一走上車了。

我坐的一輛車裏，祇五六個人。中間躺着兩個人：一個是英國工頭模樣，一個廣東女人，他的妻子，兩人看來是搭浦口天津通車到天津去的。英國人和他妻子談着廣東話，我一句也不懂。停一忽兒，茶房來向他們說了幾句話，意思是說，今天火車到天津了，討幾個酒錢。英國人給他一塊錢。茶房嫌少，不肯接。英國人發作起來，打着很好的上海話說道：「你們慣欺外國人！你可得明白，我在中國住了三十多年，什麼事我不知道！爲什麼兩個人非得給你兩塊錢？不要就算了。」我聽得奇怪——這種現象，於中英兩民族交接的實況上很有些價值，因和他攀談攀談，原來他也是進京，就那東城三條胡同美國人建築醫院的豫王府工程處的工頭之職，談起來，他還很會說幾句北京話呢。

一人坐在車裏，寂寞得很，英國人又躺下睡着了。我呆呆的坐着思前想後，也很乏味，隨手翻開一本陶淵明的詩集，看了幾頁又放下了。覺着無聊，站起來憑窗閒望。半陰半晴的天氣，煙雲飛舞，一片秋原，草木着霜，已經帶了些微黃，田地裏禾麥疏疏朗朗，顯得很枯瘠似的，想起江南的風

物，究竟是地理上文化上得天賦較厚呵。火車的輪機聲，打斷我的思潮，車裏却靜悄悄地，祇看着窗外淒涼的天色，似乎有些雨意，還有那雲山草木的『天然』在我的眼前如飛似掠不斷的往後退走，心上念念不已，悲涼感慨，不知怎樣覺得人生孤寂得很。猛然看見路旁經過一個小村子，隱約看見一家父子母女同在茅舍門口喫早飯呢。不由得想起我與父親遠別，重逢的時節也不知道在何年何月，家道又如此，真正叫人想起我們常州詩人黃仲則的名句來：『慘慘柴門風雪夜，此時有子不如無。』……

這天當夜到天津，第二天就進京，行期快了，其時正是一九二〇年十月初旬光景。

二

生活也好似行程。青山綠水，本來山陰道上，應接不暇。疾風迅雷，清陰暖日，就是平平常常一時一節的心緒，也有幾多自然現象的反映。何況自然現象比社會現象簡單的多，離人生遠得多。社會現象吞沒了個性，好一似洪鐘大冶，鎔化鍛鍊千萬鈞的金錫，又好像長江大河，滾滾而下，旁流齊匯，泥沙畢集，任你魚龍變化，也逃不出這河流域以外。這『生命的大流』虛涵萬象，自然流轉，其中各流各支，甚至於一波一浪，也在那裏努力求突出的生活，因此各相搏擊澎湃，轉變萬千，而他們——各個的分體，整個的總體——都不知道自己，不知道自己的轉變在空間時間中生出什麼價值。祇是蒙昧的『動』，好像隨『第三者』的指導，愈走愈遠，無盡無窮。——如此的行程已經幾千萬年了。

人生在這『生命的大流』裏，要求個性的自覺（意識），豈不是夢話！然而宇宙間的『活力』，那

『第三者』，普遍圓滿，暗地裏作不動不靜的造化者，人類心靈的諧和，環境的應響，證實天地間的真理。況且『他』是『活力』，不流轉而流轉，自然顯露，不着相而着相，自然映照。他在個性之中，有社會之中亦有，非個性有，非社會有，——似乎是『第三者』而非第三者。

『生命大流』的段落，不能見的，如其能見，祇有世間生死的妄執。他的流轉是不斷的；社會現象，仍仍相因，層層銜接，不與我們一明切的對象，人生在他中間，爲他所包涵，意識（覺）的廣狹不論，總在他之中，猛一看來，好像是完全汨沒於他之內。——不能認識他。能認識他的，必定得暫舍個性的本位。——取第三者的地位：『生命大流』本身沒有段落，可以橫截他一斷；社會現象不可認識，有個性的應和響，心靈的動力不可見，有環境爲其徵象。

在鏡子裏看影子，雖然不是真實的……可是真實的在那裏？……

『人生都是社會現象的痕迹，社會現象都是人生反映的屢樓。』社會吞沒了一切，一切都隨他自流自轉。我如其以要求『突出生活』的意象想侵犯『社會』的城壁，要剝劃社會現象的痕迹，